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二〇回 當知且聖僧報案 背御史甥舅同謀

話說濟公、賈知縣、錢通三人一起飲酒，到了歌妓去後，濟公忽從懷裡掏出一個紙卷說：「上面的東西，缺一樣是做不到的。」賈知縣接來打開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稟帖，上寫道：具稟僧人奉敕大成廟退居方丈、御賜千佛寶衣、加封聖僧濟公，為廟產被劫，住僧被冤，憑證確鑿，叩恩追查事：竊僧奉旨建造大成廟，落成之後，遂爾出遊。曾經咨明廟事歸僧，待有法方丈悟真管理在案，一載有餘，規模井井。不料五月廿七日，因假傳聖旨，詐稱方丈之凶僧鐵珊畏法身故，蒙憲履驗，當將註冊方丈悟真拷問案情，這係縣獄。由是廟無主僧，眾釋星散。僧由外面聞信趕回，見皇皇上剎，寮舍皆空。只有不識姓名之縣差兩名，內外躡走。查及廟產，第少寶銀一百兩有零。而廟中所有田產契據、珍貴御賜寶物，皆被不知何減盜劫一空。所存形跡，只遺下詳辦悟真詳文兩宗，又該案原卷一宗，又鐵珊原供一宗。僧細閱原卷，本載有遺失金相府助產契據字樣，卻並未言及別項田產契據及御賜寶物。則別項契據與御賜寶物，顯係遺下案件詳文人，實即係盜劫別項產據及御賜寶物之人無疑。為此縷稟陳明，可否乞恩將註冊方丈悟真並前後案卷抄送三法司處，歸奏案嚴辦，方成定讞。惟該賊所遺之物，上面印信俱全，並無絲毫捏造。該件未便附呈，或俟三法司質訊時僧再當堂呈繳。為此迫叩憲台酌奪施行，實為德便。沾恩上稟。

賈知縣將稟看完，覺得那後面的斤兩全在他一人身上，心中格外駭怕。再朝後面一望，那年月日旁邊還標有點檢失單的字樣。便將後面失單又打開細看，見上面寫的是：

計開御賜大紅貢紗圍金千佛羊脂圈金搭鉤僧衣一襲，領上金繡雙龍幡，有御賜字樣西藏佛祖傳宗舍利三尊周王氏佈施四契三張，計高丘六〇二畝金相府佈施田契一宗，實數待查岳廟尼佈施田契一張，計紹界田一百〇二畝五釐韓相府佈施田契一張，計蘆岸二〇畝八分徐求病佈施田契一張，計園田一畝四分無名氏佈施田契五張，計高丘五〇一畝八釐文谷師佈施房契一張，計御前街市房一所共三〇二間李道婆佈施金佛一座，計實金三〇五兩二分

賈知縣看了一遍，暗想道：我曉得這個訛場一定是有的，我裡外沒第二句話。他姓金的瀉下來的屎，還是他姓金的打掃乾淨了沒事。裡面這些搭連環的道理，那個能代他來理直嗎？這時外面已在三更向後，臨安國金人攻打瓜洲，兵訊吃緊，關城之後不准再開。好在萬秋園去此不遠，賈知縣想了一想，便向濟公說道：「聖僧不要計較，那姓金的凡事還求放寬一點，好在該父子同聖僧都不是一日的交情了。」濟公大笑道：「交情是大呢，已經把俺的徒弟倒交了一個下監去了。」賈知縣曉得這事也不是三言兩語便能開交，只得同錢通使了一個眼色，一齊作別道：「在下等明日再來報命。凡事總要求聖僧慈悲一點才好呢！」濟公哈哈的笑了一陣。

賈知縣同錢通到了萬秋園，金仁鼎因昨日一夜不曾睡覺，他早已安枕去了。金府家人便將他二人安置在得月軒。錢通於這一件事，可算到此時他還是不清不白的呢。恰好金仁鼎不在此地，便向外甥問個原由。賈知縣從謀奪方丈起，以及陷害悟真，統統把一席話由頭至尾的告訴了錢通。錢通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你們也忒嫌麻木，他家廟裡有這樣一個神通廣大、法力兼全的老和尚，你們怎敢就這樣異想天開的呢？我看他這失單上三顆舍利子、一襲御賜衣，卻真個沒處還償的呢！但有一層，大樹還經風雨打，姓金的和尚還可以攀談一二，你如買得來賣，那便一陣風就刮倒了。我的意見，你另外開個失單，他原來的白稟不能把金仁鼎看，若照原來的白稟，你的干係比他更大。他如卸肩在你身上，那就真個不了。還有一層，你衙門裡的案卷怎樣有得到他那裡的呢？」賈知縣道：「那裡送了他的嗎？都是他用方法取去的。」錢通道：「這我卻相信，不但物件取得去，我這大一個人，還被他由漢陽取到這裡呢。」賈知縣道：「我究竟不懂，先前兩個差人都拖不動你，你這股力氣是那裡的？你既不曉得我們這件公事，因何一黑的時候，你站在廟外面，因何又怎能流下水，把這案的實情通身說出來呢？」錢通道：「這真就奇，我那裡曉得一點影子？這全是濟公的法力無疑。但據我想來，濟顛僧既有這大的法力，他的東西那裡還少掉，那怕仁鼎拿回的田契，只要他心中要取去，多分咒語一念，立時就可以拿回。他此時因你們存心大惡，叫做有意留難；就那三法司的一句話，他也是嚇一嚇你們兩個。假如他真要板開竹枝看梅花，那邊要借重你出詳嗎？如今我把這個案情通前徹後代你們想一想，鐵珊這賊本有可死之道。國家法律雖以人命為重，但他這條人命，犯罪既深，又無苦主，反作案外的閒文；論案中的實際計，一趁早送回，還要小小許個願心，抑或就立時了結，也未可料。我同這和尚雖然初次見面，卻看出他存心是極長厚的，大約要仁鼎看得破，把那田契還他，絕不得一定決裂到什麼田地。若論案中的面場，你明日最好是約了仁鼎一同到衙門，將悟真請上客廳，一應不談前文，反轉托他在師父前說些好話，然後一齊陪著送他進廟。總之能把個悟真送回了廟，那怕就負荊請罪，事件就好辦了。」

賈知縣笑道：「提起負荊請罪，外甥第一是要在娘舅前請一請的。但據我說來，你老人家真算是有福氣。假如那天我不遣三班各散，規規矩矩的坐堂，要論鬧得那樣，兩下既弄不清，總一定要打得了。但鞋底與那官刑，究竟相差得遠呢。我所以說你老人家不曾受著官刑，算是你老人家的福氣。」錢通見說，摸了一摸嘴巴子道：「福氣是真正不小，承你外甥的情孝敬，把一副臉都養胖了。從今以後，我這句請你不必提起，假若被那賣新聞紙的聽著了，連夜弄塊木頭，胡亂的刻上一刻，第二天早上，便噹噹當五個銅錢買三張，一直賣到漢陽去，那可不要把你的表兄氣煞了嗎？總之我這件事，沒什麼議論，打是已被打過了，也算我當年筆頭上太利害一點，該因薄薄的有這點報應。為最你們這件事，我不來則已，既被濟顛僧把我弄得來，叫做來是非即是非。此時天色已不早了，大家且住嘴打一個盹，養一養神。明早我總教你一條好好的計策，讓你同仁鼎分為二事，免得糾纏一起，反不好弄。」但這錢通本是著名的老刑名，賈知縣是相信的過的。當下見他這樣說法，心中好不歡喜。兩人便和衣上了客牀養神去了。畢竟這錢通想出什麼法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